

菊潭县来历及其它

叶松峰整理

菊潭县沿革始末与内乡县的关系

内乡县是从西魏（公元535年）建置并命名，当时的内乡县城址是在现在的西峡县城。金朝哀宗正大二年（公元1226年）内乡县城迁于渚阳镇，即现在的内乡县城。其间历经各代变迁，内乡县的疆域有大有小，但菊潭县时建时废，其所辖地域，均同内乡县的辖区相重叠。因此，菊潭县与内乡县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，菊潭县是内乡县的旧名，或者说内乡县是古菊潭县的旧址。

菊潭县的沿革及其同内乡县的沿革关系，可从以下志书中查明。

（一）

据明成化《内乡县志》（编修于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，即公元1435年）（卷一·建置略）记载，摘录如下：

内乡县禹贡及周职方皆豫州之域，春秋属楚，战国属秦、韩之交，始皇郡县天下，属南阳郡。汉置郾、浙、博山、丹水四县，属南阳、弘农二郡。……隋废丹、郾，置内乡、菊潭二县，而以南乡郡为顺阳县，并属淅阳郡。……五代周废菊潭，并入内乡。……金废淅川，复置顺阳县，而徙

内乡县治于渚阳镇。元初废顺阳，并入内乡，于是内乡始兼诸县之地。

（二）

据明《嘉靖邓州志》（编修于明嘉靖四十三年八月，即公元1564年）（卷之二·郡纪·卷之八·輿地志）记载，摘录如下：

西魏始置内乡县（原注——在今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西峡口），又置临湍县（原注——在今内乡县治南十里长庆保），属淅阳郡，统于豫州部。

隋文帝开皇三年（公元583年），罢荊州为邓州，治穰，始置菊潭县（原注——在今内乡县治北四十里丹水保），改临湍为新城，涅阳为课阳，省淅、郾，入内乡，……。

恭帝皇泰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朱粲自称楚帝，取唐邓刺史吕子臧死之。二年，杨士林击破朱粲，粲奔菊潭。菊潭县为朱粲所屠，遂废。

（唐）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，改南阳郡复为邓州，治穰，以淅阳郡、向城来属，领县六（临湍、内乡、菊潭、默水、南阳、向城）……俱统于山南道。

五代梁于邓置宣化军，唐置威胜军，周置武胜军，俱治穰，省菊潭，入内乡，……。

（三）

据清康熙《内乡志》（编修于康熙三十二年八月，即公元1693年8月）（卷之一·沿革）记载，摘录如下：

……隋文帝开皇初，废南乡郡为南乡县。炀帝大业初，仍置淅阳郡，复改中乡为内乡，立淅阳郡治于此。废淅县，

并入于南乡、丹水县，隶属淅阳郡，领于淅州。改郾为菊潭（原注——故城在今内乡县北菊潭保），复临湍为新城，与顺阳并属南阳郡，统于豫州部。唐高祖武德……六年（公元623年），仍省顺阳入冠军，而菊潭为朱粲所屠，遂废菊潭。……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分新城三千户，复置菊潭县。五代……周省菊潭，并省新，复默水，俱分入内乡、临瀛二县。

（四）

据公元1932年《内乡县志》（该县志编修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）（卷之一·舆地）记载，摘录如下：

……炀帝大业初，……改郾为菊潭（原注——故城在今内乡北菊潭保），复临湍为新城，与顺阳并属南阳郡，统于豫州部。

唐高祖武德……六年，仍省顺阳入冠军，而菊潭为朱粲所屠，遂废菊潭。

（唐）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分天下为十道，（内乡、新城等）诸县俱属邓州南阳郡，统于山南东道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，分新城三千户，复置菊潭县。

……（后）汉（公元947年）改临湍为临瀛，（后）周（公元951年）以邓州为武胜军，……省菊潭，并省新，复默水，俱分入内乡、临瀛二县。

综合上述资料，可说明以下三点：

1、菊潭县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（公元583年），经过两建两废，最后于五代后周时（公元951年）废掉，自此不复出现菊潭县，先后历时368年。

2、菊潭县旧址在哪里？一说在今内乡县城北六十里（即过去的旧菊潭保），一说在今内乡县城北四十里（即旧丹水保），一说在城北十里郟城保。三说以后者为可靠。

3、历史上最初建立内乡县治（西魏时，即公元535年）是在现在的西峡县城附近，当时即管辖有后来的菊潭县境。到金哀宗三年（公元1226年，即金哀宗正大三年。县地名办公室1982年3月所写《内乡县概况》注金哀宗三年为公元1309年，（待查）。如属公元1309年，则应为元武宗至大二年。县地名办公室所用资料，称系来自清康熙五十一年《内乡县志》）。（另据《嘉靖邓州志》卷之九·创设志记载，内乡县的县城，是在元大德年间，即公元1304年迁于渚阳镇），内乡县城才改迁到渚阳镇，即现在的内乡县城址，仍先后管辖有原菊潭县的境地。解放前的内乡县就包括有现在的内乡、西峡二县。解放战争时，内乡县于公元1948年5月解放，1949年秋才将内乡县管辖的田关、袁店以北到西峡口一带的北部地区划出（包括丹水和菊花山），另建西峡县。因此，历史上曾用菊潭县代表内乡县，或者称内乡县为“菊潭古治”，都是有历史渊源的。

附图：

菊潭县命名的由来

菊潭县的得名，顾名思义，是因其地有著名的古迹胜地——菊潭而得名。据明成化《内乡县志》（卷一·古迹）记载：

菊潭县，隋时所置。唐初为朱粲所屠，民遂凋落。五代周时，县废，并入内乡，故址在今丹水保。其地有甘谷崖、汙（注）尊亭、甘菊里，旧迹俱在。

又载：

甘菊里，即菊潭县地。《风俗通》云：其山有大菊谷，水从山流下，得菊花滋液，味甚甘美。谷中三十余家，不复穿井，仰饮此水，上寿百二三十，中寿百岁，下寿七八十。则为夫《荆州记》云：郦县菊水（菊潭县曾为郦县属地，隋朝时，曾改郦县为菊潭县），大尉胡广久患风羸，常汲饮此水厥疾，遂廖广后收此菊实播之，京师处处传植。《抱朴子》云：司空王畅、大尉刘宽、大傅袁沈，皆为南阳太守，每到官，常使郦县月送甘菊水四十斛，以为饮食。诸公多患风痹及眩晕，皆得愈。今山谷间黄花遍野，迷失潭处。

据康熙《内乡志》（卷之一·古迹）记载：

内乡胜迹若存若亡，其最著者，如帝台之浆愈疾，菊潭之水延年，注尊石刻铭于浮休，兼隐亭徵诗于康节，然已尽没于草荒间，增其感慨。

民国《内乡县志》（杂记）载：

菊潭，自古为名胜地。唐荆州从事孟浩然、翰林供奉李

白，先后有菊潭之游，细玩孟诗所作《寻菊花潭主人不遇》、李涛所作《忆郎中宗之游南阳过菊潭》两首，皆于菊潭游览不疲之意，则其当年名胜可知。况兼李、孟之题咏，更为我邑生色耶。

菊 潭 概 况

菊潭，一名菊花潭，也称菊水。该处山水俱佳，风景秀丽，更兼山菊遍野，菊浸谷潭之水，浓具药性，可治多病。因此该地成一名胜，声播遐迩，招徕众多高人名流，成为一时之盛。这一胜地，可见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建立菊潭县之前，已经出名。

(一)

据康熙《内乡志》（卷之一·古迹）记载：

菊潭，一名菊水。在（内乡县城）西北五十里。《水经注》云：菊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谿，亦言在析谷，盖谿涧之异名也。源旁悉出菊草，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，此谷之水土渍挹长年，司空王畅、太尉袁隗、太傅胡广，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，菊水东南流入于湍。《一统志》云：菊潭在内乡县西北，源出析谷东石涧山，或云出石马峰。其水重于诸水，傍生甘菊，水极甘馨。有数十家惟饮此水，寿至百岁之上。其菊茎短，花大，其味甘美，异于他菊。人多收其种，传于四方。杜士俊为建上、中、下三寿洞于上，又建七高祠、李孟祠。

又载：

甘菊里，即菊潭县地。《风俗通》云：其山有大菊谷，水从山流下，得菊花滋液，味甚甘美，饮此水者多寿。今山谷间黄花多有，潭已迷失其处。

(二)

明朝嘉靖进士、内乡名人李蕊曾撰写有一篇《菊潭记》，描述菊潭概况，文如下：

菊潭，自古称胜地，余为邑人，屡得游瞩其间，每思为一记事，而因循未果也。今年秋，与胡君宗贤竖小碣于金水寺，再历菊潭。宗贤以为言，会杜生士俊，具片石傍，愚志诸石曰：菊潭在今县北五十里，有山自西北来，逶迤渐昂起，曰丹泉山；有水曰长城水，亦泓泓北来，走山下山之崖壁，嵒岩可二十余丈，水涓滴流崖下，下见小坎，如盆盎许，清冽水映者乃菊潭也。盛弘之《荆州记》及《抱朴子》皆云：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，谷左右生甘菊，花堕水中，世久水味变，居民饮谷水咸寿考，高者百四五十岁，下者八九十岁。而《后汉记》注：王畅，袁隗为南阳令，酃县月输菊水三十斛。胡广久患风羸，休沐南归，饮此而愈。自后，诸书无不祖袭其说。而好古摘词之士，率以不抵其地为恨。今观潭水，止若盆盎，势固不足以给谷中人家。而山坳潭侧，绝无有菊，乌睹所谓花堕水中，水味变能寿人者耶。今制内乡，岁贡菊例。取他山野菊小朵卑枝者充之，而竟不求之潭上。则《本草》称：菊潭甘菊可入药者，可尽信耶。刘蒙《菊谱》谓：菊有邓州黄、邓州白，悉由菊潭。而咬隄

修亦謂：菊潭之菊，花小而香，則入藥宜，豈宋尚有之。今顧絕耶無，亦錄紙上陳說，而實未究其然否也。夫古書之難信也久矣。貪泉之傷廉，溫湯之蠲病，玉井泉之除沉痾，帝台漿之愈心疾，推類求之，更仆靡盡，曾何必一徵驗，而奚疑于茲潭與菊哉！內鄉之人生其地，而稔于傳聞，未聞上世斯谷之多壽也，而獨《抱朴子》、《荊州記》載之耶。古今時勢固不相及，而一何河漢也。志稱潭水出石澗山者，豈即茲丹泉山，而古今異名也耶。丹泉山麓有小泉，相傳陰翳時若見赤光鷄子大者，因以名泉，因以名山，遂稱地曰丹水里，而又非堯克三苗于丹水者也。彼丹水在今淅川縣西，源出商縣竹山，東流而下者也。內鄉、淅川原一縣，旧丹水、菊潭兩縣遺址，今皆莫辨。而俗傳丹水里几與彼丹水相混，故為少辨之也。金水寺本名冷水，杜生間白于官，更名金水云。

內鄉古八大景之一——菊潭秋月

內鄉縣城北五十里（解放前為內鄉轄地，解放後劃歸西峽縣丹水公社）有菊花山，山半腰有菊花潭，簡稱菊潭。潭水清洌可鑒，秋月皎洁，印于潭中，有“菊潭印月”（也称“菊潭秋月”、“菊潭晓月”）之称，為內鄉古時八大景之

一，历代县志均有记载。清康熙《内乡志》中，还附有“内乡八大景”的单笔中国画写照，其中即有“菊潭秋月”一幅（此画复制附后）。明朝许宸为“菊潭秋月”题诗如下，

秋深万菊傍溪垂，甘谷名从抱朴知；
霭霭云封三寿洞，娟娟月照七高祠。
为延山色筑墙短，欲听钟声策马迟；
纵酒无休成底事，谁能至此不情移？！

《嘉靖邓州志》（卷之八·輿地志）记载有描绘“菊潭晓月”景色的一首诗，文如下：

湛冽菊潭水，繁香娟楚村；
霜寒金不谢，月晓挂犹存。
瑞纪中乡地，人增上寿尊；
秋风今宿莽，何处问源真（真源）。

据县政协委员马锡瑞一九八二年所写“菊潭秋月——内乡八景之一”资料所记，内乡八景之一的“菊潭秋月”，当年每逢深秋季节，菊花山万菊盛开，遍地黄花照眼，景色特别诱人，远近四方，游人如织。据传，在菊潭之滨赏月，月亮比别处特别圆，也特别明亮皎洁，月中桂树亦比别处看的清晰，甚至还可嗅到“月中桂”散溢出来的清香，沁人肺腑。明代江南按察使、诗人许宸曾有“娟娟月照七高祠”的诗

句，可见“菊潭秋月”耐人观赏之一斑。

附图：

名人留迹

据传，唐宋等古代高士名流，如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贾岛、元好问等，都曾在“菊潭古治”和“菊花潭”或供职，或读书，或游览吟赋，留连忘返。菊花山原建有“李孟祠”，相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和孟浩然的读书处。又因李白曾与同代诗人崔郎中宗之共游菊潭，留有诗章传世，后人遂将原“李孟祠”改为“唐三诗人祠”。李白在《忆崔郎中》诗里有“时过菊潭上，纵酒无休歇，泛比金黄花，颓然清歌发”之句。被称为“一代宗工”的金代诗人元好问，曾在内乡任过县令，“劳抚流亡，边境宁谧”，“吏民怀之”。他在任职期间，尝游菊潭，留下很多名句。并曾筑茅舍于菊潭之上，名曰“新斋”。清代大画家郑板桥，曾作《咏菊》七绝句，其中也有“八十老人勤桑啜，定叫霜鬓变成鸦”的刻画。菊花山上还建有“七高祠”，据传就是奉祀唐代诗人李白、孟浩然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贾岛、杜牧的。

菊潭公园的变迁

现在内乡县城东门外的“菊潭公园”，是在明代许评所建私人花园“只园”和李蓁所建私人花园“足园”的基础上，历久演变而来的。溯源迄今，延续已约有四百五十年之久。

据康熙《内乡志》(卷之一·古迹)记载，并参阅内乡县总工会一九八二年所写《菊潭公园简史》，该园最初系明朝嘉靖乙丑进士、安庆知府、内乡人许评所建。当时他在内乡县城东廓购买这块土地(约为公元1530年之后)，建起一座私人花园，定名为“只园”(也称“知园”)。后又经其子许维清(明癸卯举人)加工扩建。许评记述该园有诗四首。

(一)背郭堂成好避喧，春郊花木霭晴轩，
莺歌鸟啭间成趣，不让当时独乐园。

(二)陆离玄圃枕城东，堤柳畦蔬野外风，
自觉灌园无俗物，于陵不是薄三公。

(三)老圃为邻比汉阴，清泉行汲自长吟，
世情惨淡浑机事，谁解区区抱瓮心。

(四)三经萧条俯绿溪，幽怀能不厌卑栖，
寻花问柳客频至，醉午狂歌日易低。

许评之子许维清曾赋诗描述此园之胜：

小筑城东淡止堂，孤峰浮翠带斜阳，
茶烟曲障亭边竹，花影多临月下觴。
偶较一枰耽坐隐，拟藏万卷续书仓，
蓬蒿满径门长闭，人外高眠拥荔裳。

许评之孙许宸(字素臣，号菊谿，崇祯十三年进士，官至江南按察司史)，撰有《只园侍家大人宴诗》：

述将祖德忆传衣，载酒趋庭事不违，
山月岭云收拾尽，闲心一片落柴扉。

明代万历年间(约公元1575年之后)，翰林院检讨，山东提学付使，内乡古诗人李菱，退職隐居，在“只

园”附近（“只园”之南）又兴建一座家庭花园，称作“足园”。他曾作诗记叙自己隐居此园的情趣：

新买城东十亩园，溪流如带鸟声喧；

日长睡起无来客，只有扬花飞门前（飞到门）。

杜棠曾为“足园”赋诗抒怀：

为爱层峦郊外游，荆榛系马听鸣鸠，

传怀却忆当年胜，说到伤心易白头。

“只园”和“足园”二园相接，其“只”（知）“足”二字，有“知足者长乐”之意，颇可玩味。可惜此二园在清代已经荒废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公元1937年），内乡民团司令别廷芳，为粉饰昇平，令驻在内乡县城的民团团长别光汉（又名别五典），在两古园的基础上，开辟扩建为公园。因内乡县历史上曾称过“菊潭县”，故取名“菊潭公园”，以古记今，此名一直沿用到现在。解放后，对该公园屡经整修增设，形成全县人民的游览之地。一九五九年，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，亲笔为该园题书：“菊潭公园”，接手书仿成匾额，置于该园西大门上方，使古园生辉，雄伟壮观。

该园雄踞金银坡（也称阮隆原）岭，现在占地面积15,500平方米（不包括南花园十余亩在内），东滨湍河，西依城区，俯扼湍河大桥，直控南（阳）坪（西坪）公路，为县城东的制高点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

园内主要建筑有：明柱回廊，五脊挑角“临湍阁”一座，现设置有图书阅览室。八棱明柱、双层挑角亭一座，系原伪民团司令“别公祠”，一九五三年改建为内乡解放战争时的烈士亭。还有供游人瞻景歇息的四角“游息亭”一座，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十一月重立的古代名人“越大夫范蠡故里”石碑一座；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十一月建立的“晋先儒范子宁故里”石碑一座；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七月建立的“陆军第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一座（碑已扒掉，碑文现存）；有国民党时期县长赵毓伯“去思碑”一座（已毁）。园内东北角有“定水庵”古址，原立碑记已不存在。现有清代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七月初秋建立的“万代御恩”石碑一座（碑已破损，碑文不清）。古时内乡八大景之一的“湍水春涨”即在此处。过去每逢春季，湍河水涨，观景人群聚集于“定水庵”前，但见激流滚滚，撞击该庵崖壁，又被顶回，其惊涛骇浪之状，引为壮观。尤值春雨初晴，河涨未落，远山含辉，水光潋艳，更能引人入胜。明末许宸曾有诗句描绘此处景色：

风蹙涛翻欺麦浪，
日摇锦叠乱鸥汀；
水花莫带桃花影，
恐有渔人误远腥。

历代名人、诗人为菊潭撰写的诗文摘抄

菊潭胜地，久负胜名。历代名流，诗人游览此处，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佐证菊潭的资料。这里仅摘其一部分，抄录如下：

(一)

《内乡村路作》

白居易(唐)

日下风高野客凉，缓驱匹马暗思乡；
渭村秋物应如此，枣赤梨黄稻穗香。

(《康熙内乡志》卷九上)

(二)

《忆崔郎中》(摘录一阙)

李白(唐)

时过菊潭上，纵酒无休歇；
泛此黄金花，颓然清歌发。

(《康熙内乡志》卷九上)

(三)

《寻菊花潭主人不遇》

孟浩然(唐)

行至菊花潭，村西日已斜；
主人登高去，鸡犬空在家。

(民国《内乡县志》卷九上)

(四)

《五月园夫献白菊》

苏辙(宋)

南阳白菊有奇功，潭上居人多老翁；
叶似蟠蒿茎似棘，未宜放入酒杯中。

(民国《内乡县志》卷之九)

(五)

《菊 潭》

司马光(宋)

琐琐南阳菊，秋潭岁自开，
孤根拥红叶，落蕊媚苍苔，
正以参苓药，因之植紫台；
愿兼金掌露，同入柏梁材。

(民国《内乡县志》卷之九)

(六)

《自菊潭丹水还 寄松前·故人》

元好问(金)

腊雪春泥脱夫乾，马迎残照入荒寒，

初无鳧舄将安住，正有牛刀恐亦难。
倦客不知归路远，孤城惟觉暮山宽；
临风写出相思句，寄与同声别后看。

（《康熙内乡志》卷九上）

※ 松前：一地名也。

（七）

《菊 潭》

李 衮（明）

其一：

甘菊之下潭水清，上有菊花无数生；
谷中人家饮此水，能令上寿皆百令。
汉家宰相亦不俗，月致洛阳三十斛；
遗迹芜没无处寻，夜雨春风长荆谷。

其二：

浩荡李青莲，清狂孟襄阳；
当时各至菊潭上，风流对酒倾壶觞，
山树槭槭山菊老，谷中人寿今多少；
高贤已去碧山空，千载流光一归鸟。

（《康熙内乡志》卷九上）